

三十六年前的细节

——补记顾颉刚先生

郑 重

历史学家顾颉刚逝世之际，我写了《当他远行的时候》为他送行，刊登在1981年1月7日的《文汇报》。

看望顾颉刚先生，已经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。那一次去看他，不是访问，访问前我是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的，那次只是受朋友之托临时的看望，所以毫无准备。说实在的，顾先生也是我在计划中要访问的学者，想和他谈疑古的问题，他曾经说过：“欲清扫战国而下之藩障，以恢复古代史实之真面目”，当时也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过，他们当年读书的时候都知道，顾先生对商周以前的历史表示怀疑，有很流行的名言：“大禹是一条虫。”还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对中国的考古已有浓厚的兴趣，跑了一些考古发掘现场，夏之前的文化就引起了议论。我就想了解一下，对众多考古成果的出现，不知道顾先生的史学观念有什么变化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我虽然买到顾先生的《史林杂识》，但他的其他著作没有读过，所以并不敢贸然采访他。

1980年11月24日，我去看望的当天晚上，顾先生就住进医院，从此没有出来，直到他病逝。顾先生是因为感冒发烧住进医院，经过治疗，病情有所好转，在病房里还能做些研究，后来突发脑溢血而病逝。顾先生病逝，我很伤感，就写了《当他远行的时候——记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》刊之报端。因为是新闻通讯，不可能像副刊文章写出许多细节。三十六年的时光流逝，这些细节并没有忘记，流动在我的脑海里或在日记中，现在还是抑不住地要溢出来，流在纸上。

那年冬天，北京的雪下得很大，我在白石桥卫星研究院采访，每天的采访都作了安排，11月24日趁着没有采访任务，我去了顾先生南沙沟寓所。当年俞平伯、钱锺书等著名学者都住在这里。我已经去过俞先生家多次，对这里的房子并不陌生。顾先生家的客厅也不小，我走进客厅，顾先生的夫人张静秋忙里忙外在收拾。顾先生在书房里，书房的门是关着的。我在客厅等待，看到商承祚写的一副金文对联，不懂金文，我不知道对联的内容。看书房的门，只见门上贴着会客时间不超过五分钟的字子。我知道这是提醒来访者要自觉遵守时间，也是夫人用来保护顾先生的武

器，我担心自己会被这武器打中。书房门开了，我走了进去，我又看到墙上贴着和书房门上内容相同的字条“五分钟”，这应该是对顾先生的提醒了。

顾先生把我带去的那幅《松鹤图》展开在书桌上，很有兴趣地看着，喃喃地说着我和他们都是老朋友了。解放之初，顾先生在上海办大中国图书局，出版教育挂图和史地小丛书。顾先生爱才，把初到上海的刘旦宅聘用到书局画教育挂图，承名世担任史地小丛书的编辑。顾先生所说的老朋友，应该是这一段历史。顾先生说罢又把承名世的信看了一遍，信上写着笔者爱好书画，顾先生就要笔者磨墨，准备给笔者写一幅字。我刚要磨墨，顾夫人走了进来，对顾先生说你身体不好，还写什么字，转而对我不下了逐客令：超过了会客时间，你该走了。

看着顾先生的表情，他示意要我留下；再说像我这样当记者的人，怎么会轻易就被赶走呢。我继续站在书桌边，这样可以和顾先生聊天，也可以看到铺展在书桌上的稿纸写的内容。在顾先生的书房里听到的和看到的，基本上都写进这篇新闻通讯了。

当时我就想，这也许是对顾先生采访的开始，需要和他有感情上的沟通与亲近，就对他他说：你很早就我们《文汇报》的作者了，我在1946年《文汇报》副刊《史地周刊》上读到过《宝树园杂记》。他说：那是应王伯祥之约写的。徐铸成很开明，学术副刊都是请报社之外的学者主编。我这时也壮起胆子向他提出疑古的问题，“大禹是条虫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那是鲁迅给我戴的帽子，从此许多人就一叶障目，封我为疑古派，其实那只是研究中的一片叶子，不是主干，你以后看了我的文章就清楚了。”刚说到这里，他的夫人又第三次走了进来，说：好啦，以后再谈吧。

回到客厅，我并没有立即离开，和顾夫人攀谈着。她是徐州人，和我的口音一样，也许她感到是一种乡音吧，对我并没有拒绝。这时我认识了顾先生的女儿顾潮、顾洪，还有顾媛，她在内蒙古插队还没回城。顾潮介绍我认识她们的大姐，是顾先生和前夫人生的女儿，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在这天的日记中我还写了一句“采访最麻烦的就是遇

到秘书和夫人”。

顾先生逝世之后，我就着手搜集他的资料，去北京时我也会到他家去看看，顾夫人也向我谈了一些顾先生前夫人病逝之后，他们在重庆结婚的事。顾潮、顾洪对我很热情。这时顾洪还是顾先生的研究生，她带我去干面胡同的老宅子看顾先生的藏书。顾洪向我介绍，这座四合院是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住宅，他们一家住宽大正房，两侧住的是高士其和贺昌群，张政烺住在后面。后来，我在北京大学和张政烺先生谈过考古问题。顾先生藏书就像一个图书馆，线装书较多，顾洪说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宋刊孤本，都是常用的。顾洪就住在这里，我曾多次来这里，看了顾先生的一些手稿和一部分日记。除了顾潮、顾洪的帮助，顾先生的助手王澍华也帮助复印了许多资料。那时还在大学读书我的女儿，有时跟着跑来跑去，她居然写了一篇《寻找顾颉刚》的文章，刊发在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。

读了顾先生《古史辨》二集的《自序》，我才了解他的疑古史学的来历。他说：

“最使我惆怅的，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‘禹为动物，出于九鼎’的话，称赞我的人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，讥笑我

的人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；似乎我辩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，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。其实，这个假设，我早已自己放弃。就是不放弃，也是我辩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；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

顾颉刚“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”学术假设，深得他的老师胡适的赞许：“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，胆子更大了，一劈劈到禹，把禹以前的古帝王（连尧舜）都送上封神台了！”并称《古史辨》“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”。几年之后，胡适对顾颉刚说：“现在我的思想变了，我不疑古了，要信古了！”

经过这样的学术思想梳理，胡适的学术思想在变，顾颉刚的学术思想也在变，我逐渐地明确了要为顾颉刚写一本学术评传，主要讲他的学术思想是如何衍变的。我花了不少时间读他的著作，搜集他的资料，访问他的学生谭其骧、杨尚奎和徐中舒。直到1990年，我买到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编著的《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》，并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1990年10月中，由蜀入京，忽心血来潮，妄想作顾颉刚先生文学传，随去三里河南南沙沟拜访女公子顾潮，又去干面胡同旧居访问女次公子顾洪。23日又去社科院观看颉刚先生藏书，数代书香集于一室，以作颉刚先生传之开端，空口无凭，立此存照也。10月23日晚于东便门灯下。”东便门即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所在地。后来读了李学勤著《走出疑古时代》，仍然是以顾颉刚为疑古派的代表人物，更感到写顾先生学术思想衍变这本书的必要了。

白首灯下，伏案已经积累的一些资料，我在问自己：为什么没有写出这本书呢？说不出原因，心中有些愧疚，也无法回答。



《岭南荔枝谱》与莞荔

沈胜衣

清明时节，朋友介绍去看一本古书《岭南荔枝谱》。虽然手头已有此书的当代排印本，但正好见到其卷三“节候”的第一条是：“清明宜种荔枝龙眼。”以时日相合而心喜，遂乘兴高价买下。

当然，该书本身就极具价值：这是唯一仅存的专述广东荔枝的古籍，有非常珍贵的文献意义。作者吴应逵自序云：“荔枝作谱，始于君谟。后有继者，要皆闽人自夸乡土，未为定论。岭南旧有《增江荔枝谱》，著录《文献通考》，其书不传。”指出从宋代蔡襄（字君谟）以来，历代《荔枝谱》多属福建人著作，自不免夸赞他们乡土的荔枝；岭南作为荔枝的故乡和重要产地，却没有这方面专著流传下来。这位清代中后期广东鹤山人吴应逵，为给乡邦荔枝张目，广搜资料、整理汇编，“事属闻、蜀者，概从阙如”，专门收集关于广东的记载，共得两百余条，分“总论”“种植”“节候”“品类”“杂事”五部分六卷，成书于道光丙戌年（1826年）。

书后有同年南海谭莹（他是本书覆校者）的跋，赞“其分门也当，其纪事也详”。又有道光庚戌年（1850年）南海伍崇曜跋，介绍他从吴应逵的家人处取得书稿，经过重新编次校对，为之印行。这就是我购得的此书最早版本，道光三十年（即1850年）伍氏粤雅堂刊印的“岭南遗书”本。全书线装一册，版框四周单边，半叶十一行二十二字，版心双鱼尾，有象鼻，黑口。宋体字端方硬朗，古拙可人；“荔枝”均作古体写法“荔支”。（据此亲见的初版本，可纠正日本天野元之助《中国古农书考》关于作者序年份、王毓瑚《中国农学书录》关于卷数的记载讹误。）

对此书的评介，彭世奖《历代荔枝谱校注》的题解云：“本书的特点是以编引历代荔枝文献为主”，也缺少少量作者自己的意见，是“现存唯一的广东荔枝谱”。《中国农业百科全书·农业历史卷》有杨宝霖撰《岭南荔枝谱》条，谓全书“引书94种，资料丰富，可以说是清代中叶广东荔枝资料的汇编。所引资料均注出处，态度颇为严谨。唯所引文献多有删节”。

得书之后，恰逢东莞荔枝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；《岭南荔枝谱》中有些莞荔的记载，特辑出以贺之。

最有价值的，是卷四“品类”的一条，引自徐炯《客惠纪闻》：“惠州荔枝味酸，树亦甚少，至东莞渐多渐佳。”这话虽短，却是对莞荔的重要评价，因为苏轼的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可谓历来荔枝吟咏中影响最大的名诗；广东荔枝最响亮的招牌，而该诗的写作背景是惠州；但在徐炯眼中，惠州荔枝其实不如东莞。徐是明代后期人，也写过详尽的《荔枝谱》，由他以亲身体验的“纪闻”来对比品评，很具权威性，反映出莞荔产量质量之优胜，历史地位之高超。

同样出自卷四，所记述的广东荔枝八十多个品种中，有引自清初陈鼎《荔枝谱》的两种：

“公孙，产东莞，每蒂一大一小，土人呼为公领孙，皮薄、核小、肉厚。”“万里碧，产东莞戴家园，皮色碧如中秋雨后天，与叶色不同。味甘香，肉润滑，成熟皮色不黄。”

二者一形态独特，一皮色清雅，加上肉质佳味道美，成了当时莞荔的名品。“公孙”，每个蒂上都有一大一小两颗，仿佛爷孙领着孙子，那模样应该很萌；“万里碧”，“碧如中秋雨后天”，这名字和描写写真美，让人遥想那种颜色的诗意。可惜这么有特色的品种，现在已没有了，托人询问老果农，并查阅吴淑嫔主编的《中国果树志·荔枝卷》、广东省农科院主编的《广东荔枝志》，均无迹可寻。

关于莞荔的流通交易盛况，本书有两则具体的描写，都引自清初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。

卷一“总论”的一条云：“南海、东莞多水枝，增城多山枝。每岁估人鬻者，水枝七之，山枝三四之。载以栲箱，束以黄白藤，与诸瑰货向台关而北、腊岭而西北者，舟船弗绝也。……广人多衣食荔枝、龙眼，其为栲箱者、打包者各数百家，舟子车夫皆以荔枝、龙眼瞻口。”

清代广东荔枝的商业贸易，以南海、东莞所产的水枝为主（占了十分之七），是运往北方销售（“鬻”）的珍奇特产（“现货”），成了当时粤人的经济支柱、衣食所赖，连运输业和包装业都有成熟的、大规模的产业链。

关于“水枝”、“山枝”，是以前民间对荔枝的分类，近水种植、夏至前成熟的统称水枝，靠山种植、夏至后成熟的统称山枝。但其实东莞也有很多山枝，如桂味、糯米糍等著名品种。

卷六“杂事（下）”的一条记：“东莞峡山西（彭峡之西）多居人，荔枝林郁蔽蔽日，有高楼二十余座。下（舟）贩荔枝花果之属者，交错水上，称水市焉。”

炎炎夏日，荔枝林荫风凉爽，交错的舟船卖着荔枝也卖奶酒（“酥醪”），这种如画美景、消暑享受，是东莞特有的乡土风情（杨宝霖《广东荔枝小史》称此“水市”为“他处所无”）。

这则记载所指的茶山，当地资料印证确有类似的水上“果市”：从前每年的端午节前后，每天清晨，农民用船运载荔枝到固定地点与果贩交易，非常热闹，日日如是，直到整个荔枝季节结束；又确有类似的风习传统：旧时当地村庄多在沿河筑起养鱼、种禾的基围，塘基围壘上必种荔枝，成熟时绿叶红果，霞光映水，二三好友，一叶扁舟，泊于树下清谈啖荔，其美不可形容，其

乐不知人间烦恼（《茶山果市与荔枝种植》，载《耕读》2015年夏季号）。

最后，《岭南荔枝谱》还有一则并非直接的莞荔史料、但有点关联的趣怪故事，是出自卷五“杂事（上）”、引自唐人苏鹗《杜阳杂编》的：“罗浮先生轩辕集，年过数百而颜色不老。宣宗召入内庭，因语京师无豆蔻、荔枝花；俄顷进二花，皆连枝叶数百，鲜明芳洁，如才摘下。”

这位居于罗浮山修炼的唐代道士轩辕集，有说祖籍河南生于陕西，但彭世奖《历代荔枝谱校注》、李君明《东莞文人年表》都记为东莞人（后者并引相关文献为证）。据说他长生不老、身怀奇术，唐宣宗召见他问道，他展示了多番神迹，以上是其中一种。“豆蔻、荔枝花”，彭世奖指出按照《广群芳谱》的引文，应为“豆蔻花及荔枝”，我认为合理的（本文其他地方也多参考彭氏这本《历代荔枝谱校注》），即：

皇帝说起京师长安没有豆蔻花和荔枝，轩辕集随即就变出二者进奉，明明是万里之外的南方植物，但那大簇枝叶数百花果，却新鲜芳香，像刚摘下一样，丰盛喜人。

虽然是神怪不经的幻术传说，但那画面倒可引发有意思的古今联想。

其一，“今”的方面，近年互联网农业兴起，电商平台的网售莞荔渐成气候，从前北方难以尝鲜的荔枝，已能那样“俄顷”送达，让莞荔的色色美味广布四方，为更多外地人领略。

其二，“古”的方面，探究莞荔的历史记述，就像从往昔的枝头摘下一些源头处的荔枝，虽是琐碎陈迹，却栩栩如生，供更多当代人回味。

——莞荔便如此穿越时空，始终“鲜明芳洁”。

1970年代初，我在美国留学时，父亲从基隆太古轮船公司退休，迁居台北东区的怡安大厦，在敦化南路与忠孝东路交叉口一带，屋子宽大舒适，位置闹中取静，向西是顶好商圈、中心诊所，向东是延吉小吃街、国父纪念馆与联合报大楼，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，十分适合退休生活之开展。

自美返国在台北县新庄辅仁大学任教的我，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台北人，与父母同住，美其名为恪尽孝道，实际上是图个吃住方便。即使后来结了婚，每天晚上，还是奉母命回家晚餐，因为我们小两口租住的新居，就在百十来公尺之遥的巷口，厨房不开火，成了父母在不远厨的典范。

怡安大厦建于六零年代末，是台北最早的瓷砖贴壁四连栋七楼电梯车库大楼，拥有很大的一层地下室，在四周都是水泥洗石子的四楼公寓中，显得鹤立鸡群，十分抢眼。虽说七楼，但其地下室，只做防空避难使用，大车库则十分罕见的设在一楼，必须使用外面的桥梯直上二楼，方可进入住家大门及电梯。当时，私家车还不太流行，我住的这一栋，一楼内有四个车库，外有四格露天停车格，只有一辆凯迪拉克停在车库中，主人假日开出来发动一下，又退了回去。其他的车库都仅仅用来堆杂物而已。时至今日，这些大车库，早都改头换面，成了奇货可居的精品店面了。

1977年端午节前后，一天，我下课较早，五点多就回到怡安大厦，闲闲歪在客厅窗台边，翻看报纸。忽然听到哗啦一下，一个人拉开铁卷门，从一楼的车库走了出来。我定睛一看，此人身着背心式无袖汗衫，短裤，露出两条细瘦的白腿，脚上倒是鞋袜整齐，而且穿的不是一般的塑料拖鞋，竟是擦得贼亮的一双新皮鞋。样子非常古怪滑稽，好像童话插图里“穿新衣的国王”一般。

更怪的是，他像在散步，但又好像在行军，头也不抬，规矩矩矩，顺着车库前的停车格，勇猛度步，不疾不徐，旁若无人，规律异常。偌大个台北市，他只取四格停车格而行，完全无视于几百公尺之外的大千世界、十丈红尘。

晚餐时，我才听父亲说，暂上的杨子先生，把车库里的东西，按时寄放在我家车库，因为有位朋友来车库借住一段日子。这位朋友不是别人，就是大名鼎鼎，刚刚从绿岛，也就是从专门关押政治犯的“火烧岛”放出来的柏杨先生。

1968年，柏杨因在《中华日报》家庭版刊载美国连环漫画《大力水手》（Popeye the Sailor）被认为是有意暗讽蒋介石父子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。入狱七年后，老蒋过世，柏杨获得减刑三分之一，于关押九年后，在1977年4月回到台北。次年5月，蒋经国上台，柏杨则早已搬出了车库，成了当红的畅销书作家，而且还摊开五度，闪电把婚结了。

自从知道柏杨就住在楼下车库后，便常常在他散步时遇到，次数多了，不免主动上前打个招呼。此后在门口相遇，常常驻足聊上几句。一次我客气地邀请他一起晚餐，他却告诉我说：过去几年，已养成五点进餐，餐后散步的习惯，一时之间也改不了，在此心领了。

有一次，我与他聊完天，转身上楼时又被叫了住，他欲言又止地说，诗人作家实在是最危险的行业，你们搞《草根》诗月刊，要小心了。距今两百年前，浙江举人徐述夔，就因《一柱楼诗》中有“清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”、“举杯忽见明天子，且把壶儿抛半边”的句子，死后还祸延子孙；礼部尚书沈德潜也因《咏黑牡丹诗》中的“夺朱非正色，异种也称王”，惨遭鞭尸。

我那时正在研究沈德潜编的《古诗源》，对上述文字狱的种种，早已耳熟能详，总以为是年代久远的乾隆旧闻，不想经柏杨这一提醒，才意识到，这也不过就是两百年前的事而已，在二十世纪中期，仍然是台湾活生生的真实。我哪里知道，柏杨一语成谶，后来《草根》也几乎遇到了类似的麻烦。

柏杨住车库的日子，来探望他的朋友不多，记得他第三任妻生的儿子，曾来看过他几次，此外就是数家出版社的老板不时出现。半年后，他没打招呼就搬离了怡安大厦。当年12月底，他寄来了编写多年刚刚出版的精装《中国历史年表》二巨册一千三百多页，体例与内容，都很别致，与正统史学写法不同，立刻成了畅销书，重印再版了十几



“文汇报笔会”
微信二维码

怡安车库一怪客

罗青

忆柏杨

次。这部年表，是他在绿岛被罚在图书馆作“苦役”的成果。他趁每日整理图书报纸之便，用吃剩的饭粒，把几张旧报纸黏成一块大硬纸板，充当书桌，苦读勤写，终于成书。我翻到1777与1778两年那页，记的都是那天谈的文字狱史料，读来果然生动有趣。

七零年代末期，正是我意气风发的时代，除了教书、演讲、画展，还与好友组“草根社”，遥承徐志摩《新月》、周作人《语丝》，近续余光中《蓝星》、痲弦、洛夫《创世纪》，出版同仁刊物《草根》诗月刊，准备一新诗坛气象，摆脱老现代诗的晦涩难解，另外开辟后现代的明朗新天地。当时响应加入的学生、诗人、文友如张大春、张国良、纪蔚然、夏宇……现在都成了文坛名家重镇。

其中诗人邱丰松，也是最早的成员之一。他是台北一女中的国文老师，约在《草根》三月号时因投稿与我相识。下面是他寄给我的小诗《日子一叶叶翻过去》，妙想出尘，笔锋灿然：

日子一叶叶翻过去，把我翻成一部书
作者是上帝，他是真正的天才，鬼才

你们走过一条街是他的一句警策
二个礼拜一首十四行，万人传诵
一个月每人都买他一本小书三十页
站牌告示计闻墓碑……的标点你们不会使用

乞丐至君王 的脚步奔跑走动都是他的书写
写在大地上 写在天空有时泼墨作画

风云的挥洒日月星辰的文字
他的作品永远不朽，我是他的杰作之一

记得初次相约见面那晚，他骑着大马力的黑色摩托车，背后还趴着一位长发及腰、面如满月的女子，呼啸而来，真是名车美人，春风得意极了。大家相见，晤谈甚欢，直到临走，他才不经意地介绍，随行而来的是建国中学的国文教师，也会写诗，笔名孟梁。

因为我编的是月刊，每期都紧迫非常，此后他们二位，不时积极参与《草根》，协助编务。那个年头，在学校担任讲师的我，夜间也要排课。每到月中，若是选送打字行的稿子，晚几天送来，我便无法抽出时间来剪贴排版，月刊就要脱期。邱、梁二人常自告奋勇，晚上径至我父母家的大餐桌上，帮忙编辑，渡过难关。

不久，邱丰松送来他的处女诗集《诗三十五》，我没时间为诗集写序，但却为集子绘画设计封面并题字，他特别在书中扉页，亲笔题诗一首，回报我的好意。后来，我发觉他的近作，忽然变得有些凄厉酸楚，其中大有蹊跷。一问之下，才知道他正在闹离婚，神情萎靡，沮丧不堪。

过了几个月，一天晚上，他忽然飞骑摩托车，大醉来到我家，哭闹呕吐一阵后，不发一语，头也不回，又骑车飒然离去。好在当时台北汽机车没有后来那么多，不然，后果凶多吉少。从此邱丰松便在台北诗坛消失了，音信杳然，再也没有寄来新作发表。

不久我收到了柏杨寄来的喜帖，上面，新郎二字下印的是“郭衣洞（柏杨）”，新娘：张香华（孟梁）。因为事先答应到台中东海大学演讲，柏杨的婚礼我没能参加。一次，遇到《蓝星》主编诗人罗门，他告诉我孟梁原是跟《蓝星》已故大老诗人覃子豪的。